



武当山田畈村范氏家族的调查研究

一个口传文学家族

徐永安 屈崇丽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山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组

一个口传文学家族

——武当山田畈村范氏家族的调查研究

主 编 徐永安 屈崇丽
副主编 肖 杰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口传文学家族 / 徐永安 屈崇丽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354-2598-4

I. 一……

II. 徐…

III. 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994 号

责任编辑:文 月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谢 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东风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8.5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0 千字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武当文库》编写委员会

总 主 编 王 超

副总主编 屈崇丽(常务)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超 严安政 匡裕从 陈人麟 陈河清 肖 杰

李征康 李华山 屈崇丽 欧阳学忠 徐永安

袁绍北 高 飞 麻德顺 曾孔生 谢逢春

《武当山范氏口传文学家族研究》课题组

组 长 徐永安

成 员 屈崇丽 肖 杰 李征康

李 林 包立峰 刘 专

《武当文库》序

王 超

武当山雄踞华中，俯瞰四塞，峰崖奇秀，殿阁嵯峨，林木幽深，清流延迥。钟鸣鹤舞，仙境与人世谐趣；流霞飞星，物候因岁时轮回。海内景仰，闻名遐迩。

山之名，不唯风光绮丽，更重人文精神。武当古陆，自古生代寒武纪后出露沧海。从生命起源初始阶段海洋脊生动物“直角石”化石的发现，到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打制的石器、新时代多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的科学考察，表明武当山是早期步入生命进化和人类文明里程的地区之一。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大量文物、遗址的发掘，叙说了武当山下、汉水之滨诸多方国部族昔日的辉煌。自秦汉时代，这里因山名而置武当县、武当郡，武当山地区作为北上中原、西控川陵、东进荆楚的战略要塞和军事壁垒，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发挥出独特作用，给连接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汉江流域以深刻的印象。以儒学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武当山区川流积蕴，南北交融，东西荟萃，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名山文化。方周八百里武当，其自然景观兼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庐山之秀、青城之幽，而其久远历史、灿烂文化、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人与自然亲和的造物神奇和家园意趣，却在华夏诸多名山中鲜见。或许，这正是万千游人香客和中外专家学者追慕武当的难解情结。

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风景名胜，武当山下的十堰人民首先有责任研究它。对武当山的研究、宣传工作，以前做的不少，成果颇丰。但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应当做得更多更好。武当研究，我认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求实的方法，以文明

演进为主脉,沟通传统与现实,联系物质与精神,展开多门类、多层面、多视觉的深入研讨,剖析武当文化的内涵和特征,阐释地域文化与华夏文化整体之间的关联、流变与演进,探寻弘扬武当文化与推进地方两个文明建设的良好途径,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研究院以院内人员为基础,联合市内外相关专家和研究人員,分别就历史、文学、宗教、旅游、艺术、民俗、考古、武术、医药养生等门类设立科研机构,开展研究活动,在实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和学院社会化、特色化、多科性发展战略中,开始了有效的尝试。武当研究院的科研活动开展以来已有多项成果问世。把这些成果编纂成集,汇成丛书,以便推进整体研究工作,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于是建立武当文库势成必然。祈望武当研究院求实求新,成果多多。祝愿《武当文库》与时俱进,蔚成大观,为高校和地方的论坛文苑再添清音、再播新绿。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谨识

序 言

贾 芝

屈崇丽同志要我为《一个口传文学家族》一书写序,我正在住院拔牙,精神欠佳,但仍欣然应允,因为他们深入调查采录的作风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在今天全国大力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际,这种精神更应加以推广与发扬。

采风的传统,中国自古有之。《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礼记·王制篇》也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武帝设乐府,采诗夜诵。虽然乐府的采诗与制新声主要是为了效祀和皇家娱乐,但“观风俗,知厚薄”的风尚却流传后世,因而也保存了古代的民歌,成为历代诗人学诗的范本。

“五四”时代由诗人刘半农倡议,北京大学发起搜集近世“歌谣”,创办了《歌谣》周刊。1936年,胡适在《复刊词》中,把歌谣对新诗的范本作用讲得非常坚定与详尽。他说:“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民间文学的搜集与发掘秉承了“五四”时代的民主革命传统,沿着毛泽东同志划时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文艺方向前进。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作家、艺术家要到群众中去,向劳动人民学习,向群众的文艺创作学习。当时,延安曾大张旗鼓地兴起了下乡采风的热潮。当年音乐家搜集的2000多首民歌的原始记录稿至今保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已成为珍贵文物。1950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文艺界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由此对全国各地、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抢救;1958年,毛主席亲自倡导发起了一场全国新的采风运动尤其令人振奋。4月1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1984年,由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开展的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普查,其深入与广泛的状况为世界罕见,截止到1988年,已搜集资料逾40亿字之多,全国各县编印县卷本4000余册;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又正式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普查、登记、整理和出版工作。全国各地许多富有文化责任感的学者、专家和志愿者,早已迫不及待地深入田野、山岫,到老百姓中间去抢救那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屈崇丽、徐永安等同志就是这样一批有责任感、有热情的中青年学者,我认识他们是在2001年9月。屈崇丽、徐永安、李林三位同志来京出差,到我家来看我,带给我一块珍贵漂亮的“绿松石宝璧”感谢我为“吕家河民歌村”题词。绿松石的“珍藏证书”上有一句很富诗意的话:“拥有一块绿松石宝璧,就

拥有了一块绿地,一片蓝天,一方生命的润泽,一缕追怀千古的遐想和祝福未来的凭寄。”然而,我却觉得这绿地、这蓝天、这千古幽思不是源自宝壁,而是源自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治学精神,他们的调查采录,为我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我愿追随他们的足迹,在武当山的深沟浅壑中追寻那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他们完成了多项田野调查项目,并转入了对范氏家族的理论研究。其间无数次下乡采风,还从墓碑上寻找线索,从湖北武当山跑到河南邓州,追根溯源地走访了数十位老人,获得许多宝贵的资料和信息,基本上把握了范氏家族的社会背景和民间文学的概况。他们还将两地流传的民歌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确认其同源性。碑文的考证、民间的考察和民间文学的佐证,再现了范氏家族的迁徙历史。武当山的范氏家族到河南邓州认亲去了。

去年,屈崇丽来到北京,带来了《范氏口传文学家族调查报告》。我充分肯定了调查报告的学术价值:这样一组调查报告,决不亚于一本好的学术专著。我建议他们出书,并与她仔细斟酌了书的内容和编法。今年,屈崇丽再来北京,并带来了调查报告的修改稿《从范氏口传文学家族解读武当山民歌》,调查采录已升华到理论高度,且课题组的书也编好待印了。

调查采录,自古有之,也是民间文学工作者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然而,像他们这样跟踪一个家族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采录与调查,尚属罕见;这样的采录和研究成果出版专著,在国内当属首次。在长期的调查采录中,他们与村民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扶贫工作,并且根据当地特点,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计划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也是民间文学调查研究,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进步深化发展的结果。我祝贺他们的开创与成功。

各地基层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地区和民族的研究成果与前进精神常常如此打动我,也激励和鞭策着我。记得十几年前,在一次民间文学理论工作会议上,一位云南的学者非常愤怒地指责我们一些脱离实际的研究者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中活泼泼的鱼捞出来,晒成鱼干来研究的!”这句话时时响在我的耳边,提醒我,要研究就要到民间去,深入调查采录与研究;即便不能时时事事亲自采录调查,在借鉴别人的成果时,也必须尊重那些实地调查采录者,尊重他们采录的作品。民间文学作品,无不是出于口头创作又经过口头流传演变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植根民间,活在老百姓口中。我们不能把它们变成无生命的“鱼干”来研究,我们崇尚科学,我们热爱生命,让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青春!

最后,我再一次祝贺范氏家族研究课题组,祝贺你们深入民间完成对武当山民歌的调查研究,以出版《一个口传文学家族》一书作为回报,奉献给社会与人民,成为民歌与历史的最生动的记录。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二日

(贾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目 录

范氏家族调查报告	(3)
范氏家族社会关系资料	(37)
外姓歌手基本资料选	(75)
范氏家族歌手作品选	
部分民歌目录	(97)
民歌选辑	(115)
民间故事选	(217)
范氏家族调查大事记	(251)
附:范氏家族居住分布示意图	
范氏家族血缘关系示意图	
后记	(258)

范氏家族调查报告

——从一个口传文学家族解读武当山民歌

范氏家族调查报告

——从一个口传文学家族解读武当山民歌

一、范氏家族族源调查及其意义

田畈村位于武当山金顶峰西南方向,北枕仙人峰(武当七十二峰之一)、小玄天垭、鸡鸣山,南倚神仙岩、跑马道,东靠大玄天垭、难过垭、拍子垭。秀丽的九道河从众山之间由东向西流去,它的上游是武当山秀美的峡谷景点——黑井沟,西边距被誉为“中国汉族民歌第一村”的吕家河村二十余里地。明清之际,民间从后山朝拜武当山形成的南神道顺着河流北麓蜿蜒而上,通向金顶。全村九百多人生活在九道河南北两边的山地上,而范氏家族主要分布在村子东部的山地上,尤其以河北岸的老屋院、柿树垭和河南岸的曹家坪三处呈典型的集中居住状态。

田畈村的范氏家族成员有105人,35户。在这105人当中会唱民歌的有30多人,有许多人能讲故事,其中包括唱歌、讲故事两者都会的。他们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是范世喜兄妹。这兄妹五人是:范世喜58岁,范世聪(女)52岁,范世忠49岁,范世田47岁,范世兰(女)45岁。除了老三范世忠,其他四人都擅长唱歌和讲故事。

我们在范家的老屋院祖坟找到了一块咸丰年间的墓碑,碑文虽已字迹斑驳,但尚还隐约可辨:“……祖原河南南阳府邓州城南乡顺流里刘家桥人氏。自乾帝初年,曾祖时卜居湖北襄阳府均州城九道河楼庄,迄今人经数代……。”范姓迁入的时间为乾隆初年,即1736年,至今已有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年之后,我们又在曹家坪发现一块立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墓碑,其碑文印证了咸丰年间碑文的内容,并明确说明,其祖上先是定居在九道河

南边的藻树坪(即今曹家坪)。

《邓州地名志》中“刘桥范营”条如下:“在市区南 6.3 公里……清乾隆年间范曾一由范岗迁此,名范营。因西有刘桥,1986 年更今名。”“范岗”条如下:“在市西北 25 公里……明洪武二年范、杨二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地处岗上……村民喜文娱,有曲剧、花鼓、舞狮、撑旱船等。”这两条信息很有价值。

2001 年冬天,我们来到邓州寻访,范岗的老人都记得祖上说有人远迁武当山。而刘桥范营 72 岁的范世君老人明确地说——有人从这里去了一个叫“九道河”的地方,正与碑文所记相吻合。在范岗的实地采访中,村民们介绍,他们老辈子“会玩会唱”的人就多,在这一带是很有名气的。说到民歌,范家辈分最高、年纪已 86 岁的范明生老人兴致所至,顺口就唱了一首:“轻易不到这儿来,听说掌柜发了财,一年置下千顷地,二年置下万条街。千顷地里好庄稼,万条街上好买卖。卖到襄阳又转来,又来老河口买两条街。你开当铺我也来,我与你挂个金字招牌。”曲词与武当山民歌毫无二致。问及别的歌,他报了一些还记得的歌名,如《单探妹》、《双探妹》、《二妹下书》等,也在范氏家族所唱之列。当问及会不会唱《山伯访友》这样的长歌时,他虽然记不起歌词,但却仍能清楚地描述《山伯访友》的段落结构和其中的故事情节。老人说:“要不是岁数大忘了,我唱个三天三夜没问题。”2002 年冬天,我带着范氏家族的范世田再次来到邓州范岗认亲并做有关调查,村民范世峰、范世献等人唱了《小二姐做梦》、《治背锅》等歌,当天晚上,在范世秀老人家,范世田点了一些歌名,69 岁的范世秀竟然能够唱出来不少,《十想姐》、《对花名》等,和武当山同名民歌在曲词上基本一样。我们还了解到,除了范岗的范姓人家,这一带别的村子早已没有唱民歌的习惯,而且在邓州,民间办丧事是请戏班子来搭台唱戏,没有唱阴歌的习惯。

根据田野调查的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范氏家族祖上就是携带着民歌进入武当山地区的外来移民。

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对武当山民歌乃至鄂西北地区民俗文化

的形成和影响的角度来看,范氏家族的族源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比如在搜集、整理吕家河和范氏家族的民歌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武当山民歌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001年夏天,课题组成员肖杰、徐永安等人将吕家河民歌一千余首经过几位歌手逐首演唱,整理、核定出典型唱腔74种。2002年6月,又在田畈村就这些内容进行调查核对。经过两年来的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范氏家族口传文学的内容以民歌为例,和吕家河民歌在歌词、曲调上基本是一样,代表了武当山一带民歌的整体风貌。

武当山民歌可以分为劳动歌谣、生活歌、仪式歌、丧俗歌、情歌、历史传说歌、民间叙事长诗、盘歌、儿歌、莲花落等多种,其中盘歌、莲花落主要是以特定的演唱形式而分的,而其它种类基本上是以民歌的内容而分的。总的来讲,这里的民歌分为阴歌、阳歌两大类。阴歌即丧俗歌,是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的,俗称“打待尸”或“打代尸”,最为古老。其结构严谨,内容庞杂、深邃,具有史诗的性质,但是除了丧事期间演唱,其他场合都比较忌讳;阳歌是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喜庆活动中演唱的,除丧俗歌以外的内容大约都可以划入阳歌的范畴,这些歌子演唱起来没有什么禁忌,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氛围和个人的需要灵活选用。

这些歌涵盖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一个大的方面又有许多丰富的侧面内容。不管男女老少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可唱的歌,民歌的“民间性”特点再突出不过了。儿童可唱“三岁娃,会栽葱,一栽栽到河当中,过路君子莫打动,紧(让)它开花结莲蓬”;放牛娃遇见放牛娃,惹起火来隔山也会互相对骂,比如“放牛娃,扯响鞭,你妈在屋里偷老汉”,俗称“战歌”;年轻人爱唱情歌、私情歌,年纪大的更是什么歌都可以唱,只要你记性好;父母一般不让姑娘去听、更不让她们唱那些“荤歌”,但是她们仍然能够在其它歌里找到很多表达自己情感的内容。如《绣香袋》:“石榴花开叶叶青,妹绣香袋送郎君。银针绣出梭罗树,彩线绣出五色云。银针有情线有意,为此操得不是心……郎君

若还不相信,拿在手上看分明。春夏秋冬十二月,月月香袋绣古人……”。甚至不同行当的人也都有自己可唱的歌,如各种工匠歌。“那一辈子打老子骂娘,这一辈子托生砌匠,冬天不得烤火,夏天不得乘凉。”这是一首砌匠们表达自己生活境遇的歌。《长工十二月》、《石本儿打工》分别反映了打长工的人们的艰辛生活和淳朴的感情。

情歌、私情歌在当地的民歌中占相当的数量,曲调变化也很丰富。我们可以从“小奴家”、“情郎哥”、“绣楼”、“牙床”这样的古典词汇中体会到某种历史背景的信息,也从内容中看到它们折射出的人类延续至今的情感活动范式。一首首并不复杂的歌,经过千百年的流变传唱,融入了多少普通百姓凡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早已烟消云散的动人故事,其中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作为人的自然本能——性和欲望的表达。有一些歌表现的就是男女房事生活的内容,有的是用比喻的方式,有的则是赤裸裸的描写,当地人把这些歌叫做“酸歌”或者“荤歌”。这些歌和前面提到过的一些私情歌,都具有离经叛道的鲜明色彩,表现了山野民间对封建礼教的蔑视。我们来看几位女歌手唱的《新媳妇闹五更》:“一更鼓儿天,一更鼓儿天,新来的新媳妇面惭惭,面惭惭没见过丈夫面。小奴家一十八,丈夫一九零,先脱绣鞋后拽裹脚,吹灭小明灯才把绣衣脱。二更鼓儿多,二更鼓儿多,小情哥上来就把奴来摸,奴不肯强把奴按着。叫郎好狠心,叫郎好狠心,好一似猛虎上了奴的身,头三阵吓掉奴的魂。三更鼓儿催,三更鼓儿催,小奴家今年我一十八岁,一十八岁没吃过这大亏。嫂嫂淌眼泪,嫂嫂说过的,再过三年谁也不怕谁,只有使坏牛哪有犁坏地。四更鼓儿摸,四更鼓儿摸,情郎哥他在房中睡醒了,再玩第二火。小郎开言音,姐儿你使劲,我求儿郎你求子孙,你怕疼把牙来咬紧。五更东发白,五更东发白,口叫声情郎哥你快快起来,再不起来就把我腿压掰。”经过以后多次下乡调查,我发现如果村民们不是为了给客人而是自己演唱这类歌时,对于唱者和听者,一切都是那么正常,甚至对一些描述性更加露骨和直白的歌词,大家也不过是哈哈一笑,开心一乐而已。这

种对荤歌的朴素自然的态度,比起城市的“文明”人,更加接近于我们的老祖宗关于“食、色、性也”的认识境界,体现了山民们的淳朴性格。这些流传下来的所谓的荤歌和明代的艳情小说似乎有着一种历史的呼应关系。而在教育十分落后,性教育更是不可能存在的乡村,这些荤歌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人性启蒙教育的通俗读本。

从实用的角度看,这些民歌对整个农村生活的节律已经形成了“功能对位”的关系,除了表达情感,人们下地生产有劳动歌,如薅草锣鼓:“高高山上插杆旗,点点人马齐不齐。人马齐了就架势(开始),人马不齐干着急。”“六月太阳当头照,男女上坡薅野草,锄头口上生水火,薅尽野草好长苗。”盖房子有上梁歌,在赞颂主人家吉祥的同时,歌词中也包含了民间传统的风水思想和当地独特的祭祀风俗:“主人家强真个强,砍倒大树盖楼房。前盖三间朝王殿,后盖七间子孙堂。朝王殿里出太子,子孙堂里状元郎。房子盖在龙头上,子子孙孙理朝纲。房子盖在龙腰上,状元榜眼探花郎。……王母娘娘抱小鸡,本是主人叫鸣鸡,不要头,不要尾,要它鲜血祭大梁。”此外,还要特别在灶屋落成后唱《送灶神》。在节日上演的各种游艺项目也有歌,如《玩灯歌》、《玩船歌》、《迎春花鼓歌》等。在红白两大喜事上,仪式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婚礼时,从布置新房的刷床、挂帐、铺床到拜堂、喝喜酒、闹洞房都有相应的歌子,直到表现妇女怀孕、生小孩细腻感受的《怀胎十想》。

传唱民歌是农村人了解和接受各种知识的重要途径,表现了口传文学在民间教育中的巨大作用。民歌中涉及到的知识大致包括:1. 历史知识,如唱各个朝代众多的人物、事件的;2. 文学知识,如唱古代小说、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戏曲中的人和事的;3. 生产知识,如唱季候、节气、天气、耕种、收获、工具、物种等的;4. 生活知识,如反映人们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的;5. 伦理道德知识,如唱教人积德行善、发奋读书、勤劳致富、孝敬老人、戒烟戒赌的,中间当然也有不少陈腐落后的观念。比如《农时歌》唱道:“正月里赶会把钱拿,多买木铎和荆钗。锄头挖耨不能少,筐子箩筛得两仨。